

女扮男裝戲人生 (三)

關文蔚

女扮男裝險生誤會

民國十八年的春天，山西太原「承慶戲園」，第二次聘請，訂了三個月合同，正月初十到場的，休息了三天才唱，第一天「定軍山」，這是爲了取其吉利的。因爲這齣戲又名是一戰成功。這次來又多認識了許多朋友，因常以男孩自居，有些女友的家屬們，誠恐作者果真是個男性，而同他們的妻妹等常在一起，鬧出笑話來可不是好玩的，當然這種想法的人是有的，其中有一位是軍需處的處長，他們是老夫少妻，他的夫人年齡與我不相上下，我二人年齡接近，性情相同，她每日必定來我的住所報到，並親手爲我編織毛褲，（至今仍保存此物，以作紀念）這位處長，誠恐我把他的太太奪去，會暗中嚴加防守，且對筆者施種種壓力不利於我，若不是閻錫山將軍的五妹慧卿姐，出面將那位軍需處長，叫去訓了一頓，並表明作者與閻慧卿女士的關係，否則後果未可預料。

我有外行朋友，也有內行的好朋友，我這好友比我小，她是唱椰子花旦的，她姓張名叫翠喜，長的很美，一雙大眼睛，高高的鼻子，小小的嘴，很會做戲十分可愛，有一次她在我家吃飯，飯後去唱戲，她唱的是開鑼戲「殺狗勸妻」。劇情是一家三口，婆婆是老旦，兒子是小生，媳婦

是花旦。兒子名曹莊，往深山打柴未歸，媳婦焦氏不孝，趁曹莊不在家中，將婆婆暴打，打的婆婆求饒爲止。曹莊回到家，見老母遍體是傷，始知妻子不孝，曹莊手執鋼刀預殺其妻，恰巧家犬攔路，幸焦氏逃過一刀，曹盛怒之下欲殺焦氏未成將狗殺死，焦氏始知悔改前非。

我的好友她演該劇的花旦焦氏，其中有一段是焦氏騎在婆婆身上暴打種種的動作，打的婆婆求饒爲止。當這一天演到此處，情形大不相同，老婆婆不但不求饒，反而狠狠的把那小花旦用力一推，倒在台上，然後自己站起來，全身溼淋淋的，氣的發抖，指着那倒在台上，褲襠全濕了的小花旦破口大罵：「我今年七十歲啦，被你騎在身上打還不算，你你你這該死的，你你你還用尿來澆我，我不幹啦。」他罵完了就往後台跑。

台下的觀眾們，先前感到莫名其妙，後來聽他這一罵才恍然大悟。原來那小花旦，化裝前就內急，又因爲到後台晚啦，趕場來不及先去一次廁所，當上場後又沒有時間能去。這齣戲的身段動作，前面有走花梆子，尚可以忍耐，後面是騎在老婆婆的身時，就無法控制了。

這齣戲沒唱完即被她的老師拉下後台，差點把她打死，我替她求情，先前不准，後來我都跪下了才不打，第二天戲院老板教她洗台、放鞭炮、向祖師爺燒香，又送給那演老旦的禮，向他道

歉。

自那次起給了我一個啓示。上場前不管怎樣必定先去廁所，免得鬧笑話。我在期滿前接得熱河省湯玉麟主席府上電報，命我期滿後速回北平，以便準備五月間堂會戲，故而結束回平。

日本文人醉心戲曲

我四月間回到北平煤市街，甘井衛街，我們是民國十七年間由羊肉衛街，大吉巷搬到這裏的，這所房子太順利了，人口平安，諸事如意，雖然不是日進斗金，但是財源滾滾而來。有人說我們家中有狐仙，母親很相信這一套，就在院內正房右角，蓋了一座小小的廟，大約只有兩尺多大小，裏面供的是五大仙之神位。母親每天燒香，我們不管這些事。

這天一下火車，就看見「順天時報」的主筆，時聽化先生，手拿着公文包及手杖，花白的鬚鬚，一副慈善樣笑咪咪的迎上來，作者對這位七十來歲的日本人，由衷的敬仰。他對京戲有高度修養，確實懂得很多，對中國文學修養頗深，他最捧作者及楊菊芬女士，因菊芬也是女孩子愛穿男裝，她的戲路不多，唱做均佳，嗓音味足，沒有女氣，她姐姐菊秋唱青衣，藝術程度平平，性情不十分好，爲人正直，另外還有位是四大坤旦之首的雪艷琴的胞姐。雪艷舫唱二路旦角的，以

及我妹妹郝雁聲是唱老旦，這三位小姐是出了名的不好講話，其實她們心地不錯，僅是過份任性，她們決定的事很難更改，如不從其心願必令對方難以下台，大家背後送給她們的外號「柴頭、閻王」，柴頭是形容其鬢不高，閻王是形容凶狠的意思。雪艷舫臉上有痲子，也有人背後喊她四痲子。因為雪艷琴對外一切事項，均由雪艷舫作主。楊菊芬演戲的公事，由菊秋經營，譬如唱戲的戲份（報酬）是在事先談妥，如果生意不好，對方絕不可少給分文，否則她會真的氣死過去。因有一組班者，名叫楊文斌，這位先生沒有經濟基礎，希望賺點錢，因生意不好沒有錢可賺，大家同情他就少拿點錢，可是這位菊秋小姐真的氣死過去了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她救活過來，故而大家不敢惹她生氣。

舍妹郝雁聲，有條好嗓子，不會表情，臉上一點戲也沒有，脾氣不好，別人都怕她，因為她的臉型長不美，有人說她很像舞台上，中狀元前的時常有魁星出現，魁星是要戴魁臉子的，手裏拿着筆斗，因為這個臉不像加官臉好看，這個臉型不美，是天下巴，所以大家背後叫她魁星，我倒覺得她是福相。

老記者戴正一軼事

這些小姐出了名的不好講話，故而那些採訪先生們不想看她們的尊容，這位日本主筆時聽化先生，知道我這天回來，特到北平西站月台來接我，當然次日獨家刊載筆者回平的消息。

次日早晨，首先帶了山西土產，到「羣強報

」拜訪戴正一老先生時，未免受到責備，為什麼不先通知此消息，戴公是位最受人尊敬的，他老人家雖然僅有六十來歲，但所有梨園行中的人，除了年長者而外，不論男女，只要是有點名氣能潔身自好者，似乎全是他的義兒、義女，筆者也不例外。戴公文學修養極深，品德高超人多敬仰，戴公愛護梨園子弟更過於貶，總是鼓勵人們向善，努力勤學，「羣強報」並不是大報，但銷路極廣，名氣，權威可是不小，對伶人的動態，消息極為靈通。這次有關筆者返平的事，由「順天時報」獨家登出，當然我應受到責備，不過他老人家的涵養好，從不責難人的，而且還請我吃飯替我接風。「羣強報」曾出過一本「百美圖」，其中之女孩子全是梨園行當時的知名者，大小均有藝術造就的人，而且全是戴老的義女。

如唱老生愛穿男裝的恩維銘、楊菊芬、筱蘭芬以及筆者，雖然是女孩子，全穿男裝均列於這「百美圖」中。此書出刊後余即感覺驚扭，因本人並不美，且頭戴一頂水獺皮，土耳其式的帽子，身穿長袍，足下一雙緞子，包雙道臉兒的鞋。那一點像美人呢？幸好是張半身照片，否則真像是個野小子。為此曾以撒嬌的態度，責問戴老先生，為何將我也列於這百美圖中？這樣一來豈不影響我娶媳婦兒的計劃了嗎？

李桂芬最擅長老生

在民國十幾年間，坤伶演鬚生的，有好多位，老一輩的有恩維銘的母親恩曉峯，她那時很少演唱，經常演出的有筱蘭芬，長像很帥，在沒結

婚前許多人硬說她是兩性人，後來嫁給唱青衣的沈慢華，生了兩兒子，以前的謠言不攻自破了。楊菊芬扮像次於筱蘭芬，嗓音不錯，戲路較少。另外就是趙少雲，嗓音似嫌尖而高，台步女人氣太重戲也不多。孟小冬長像很美，到了台上一亮相，誰知她是女人，嗓音尚可會戲不多，她也是陳秀華老師的徒弟，陳先生曾說孟僅有三齣半戲可看，一為「洪羊洞」二是「搜孤」三是「捉放曹」。半齣就是「珠簾寨」的前半齣，因為後半齣動作太多，有起霸，又有開打，孟全不行，故而人們送她的外號，叫三齣半，這並不是說她僅會三齣。她還同梅蘭芳演過一次「梅龍鎮」呢，自此而後就跟了梅蘭芳了。

在作者心目中，只認為李桂芬女士。是個全才，而且毫無女氣，羨慕她身材高，嗓音亮寬，扮相帥，臉上也有戲。稱得起是譚派老生了。她演戲我必看，作者年齡比李女士小，在坤伶鬚生中我僅崇拜她，可惜沒有多久時間，就無她的消息了。後來居於台灣，大約是民國五十六年間，復與劇校尚未改為國立前，該校校長王振祖先生，欲請我同王復蓉演「法門寺」，請吃飯（這場戲因我另有要事，並未參加演出）其中客人甚多，有杜夫人姚女士，顧正秋女士，秦慧芬女士，影星楊羣先生，盧燕小姐以及作者。

當時在閒談中，曾談到以前的某某名伶時，余即說出：「我最敬佩的人，可能在座的諸位沒有見過此人。」當時其他並未發問，僅注意聽，惟有盧燕女士曾追問道：「是誰呀？」，作者以她的年齡小而判斷，搖手說道：「您更沒見過啦

。可能杜夫人（姚谷香）記得此人。」

盧燕女士窮追不捨的問：「到底是誰？」作者毫不遲緩的說出：「只有李桂芬，才是我最崇拜的人。」我說出她種種好來，萬沒想到盧燕會說出以下的話來，她說：「她是好，我也認為她好，我更不能說她不好，因為她是我的媽。」

作者當時聽到此驚人的消息，高興得真要跳起來了，最崇拜的人，到幾十年後才得到她的消息，同時為她慶幸有個好女兒。本想託盧燕帶點禮物去送李女士，因那時我尚年幼恐她對我無深刻印象，免自我介紹的麻煩也就算了。

以藝術而論，應以李桂芬為首，其他女性中不敢斷然恭維了。

算命都說壽命不長

民國十八年四月下旬由山西太原，回到北京的消息刊出後，即有許多人來找唱戲，也有人託找事，梨園行的人十之八九，知道我是必定為了熱河的邀請，唱堂會戲才回來的，因大多數角兒們會吸鴉片烟。那個時期熱河出產此物，那些癮君子全託我帶，馬連良更不例外，曾多次託我帶。在當年吸鴉片，買賣鴉片也不算犯法，市面上公開設有鴉片烟館，供人吸食，吸毒者也不知其中之害有多大。僅知吸鴉片烟能提神，而治小病，唱戲的人過慣了夜生活，所以吸烟的多，而我家例外，且無人吸烟喝酒。

當我每次去熱河唱堂會戲時，就像是以鴉片烟送禮一樣，有許多人送給我這種東西，反過來我又送給別人。每次到熱河演出三、五天戲即有

豐富的收穫，使得那些沒有參加的同行們非常羨慕。常有人在我母親面前這樣說：「所有現在的，梨園行中大小角全算上，無有一個能及得上你家的女兒，有如此豐富收穫。」就因為這種原因，我母親會暗地裏不斷的，找人替我算命，她老人家越是怕我活不長，偏偏就有那些缺德算命的，鬼話連篇，說我活不到十五歲，當我活過十五歲，又改說我到不了三十歲，害得我的母親東廟燒香，西廟許願，求神保佑我，總是怕我死了，且時常向人家說：「我這孩子若是死了怎麼辦？」

當我收入越多，也就是她老人家越怕我死掉的時候。有時候她向人說這種話被我聽見，氣極了我會反說她：「您為什麼總是咒我死。」難怪別人羨慕，這次在熱河演了三天戲，即賺進三、四千元（銀洋），並且收到人家送的鴉片烟，一大洗衣盆。

記得有一天湯義母，見我衣袋中，有交通銀行，民國三年印的十塊錢的票面三十多張，這三百多塊錢，全是長輩們給我的零用錢，因為平時很節省，又沒有時間花錢，我的錢大部份給別人花啦。這天被她老人家看見她說：「小孩子身上帶這許多錢做什麼？又是給別人花，拿來。」她說完了就拿去了三百塊錢，多下來的還給我零用。

小本大賺買了鑽戒

事後過了兩個月的時間不到，她老人家把這三百塊變成了一千五百元，原來熱河，大多數人均有買賣鴉片烟行為，主席夫人也不例外，但不是親自出面，由副官代辦，湯義母將三百塊交給

了副官，代為買進新上市的鴉片烟土，過了二個來月又賣出去，換言之三百塊錢，賺進了一千二百元。當我拿到這一千五百塊錢，並不是小人發財如同受罪，因我常見義母們手上戴着五、六克拉的鑽戒，我就沒有，主要的原因，作者自十二歲即穿男裝，並不喜愛首飾，時常有些貴婦人，送給我金鐲子之類物件，全被我轉送給長輩們了。雖然我不喜歡金首飾，而最喜愛翠、玉之類物件，以及古董什麼股、周、漢、唐等朝之破銅爛鐵，破盆、爛罐子等，專有一個小房間擺設這些東西，以及時常腰間掛了許多塊翠牌子，或翠獅子等小玩意兒。因我小時候常見一些老先生們，腰帶上掛着玉牌子啦，眼鏡盒子、烟帶桿、扇子套啦一大堆，作者雖然沒有掛這些東西，可是翠、玉是少不了的。

記得有一次，我演「打棍出箱」時腰中掛着一塊翡翠，上面刻着的是「太獅、少獅」（也就是翡翠上刻一個大獅子，一個小獅子玩球的樣子），應在唱戲前摘下來較為妥當，因一時大意忘記摘，當演到開府時有個「吊毛」，把身體翻過去背部着地，正好那塊「太獅、少獅」壓在腰下，幸好翠沒摔壞，可是腰疼了一個來月才好。

自那次起就想改戴點別的玩玩。正好有這意外的收穫，可買個鑽戒戴玩玩啦。在那個時期，我國內戴鑽戒甚少。且最好的鑽要五百塊錢一克拉，心想這一千五百塊錢，可以買三克拉鑽，雖然沒有主席夫人手上戴的大，也可以戴的出去了。主意已定，當我回到北平，當天即跑到廊房頭條，有家珠寶店我家有點股東，我很放心的把

錢交給那掌櫃的，我稱他李大爺（伯伯），他替我選擇了一個光澤最好的，戴在手上很合，極為高興，心滿意足的拿了就走。

尚未到家，那位李掌櫃的，搖四四四〇電話到我家，向我父親說我買的鑽戒，是照進貨本錢，並未賺錢。

老管家討回「底子錢」

當我一進門，母親即問：「買鑽戒那來的錢？」我毫不隱瞞「買賣大烟來的錢。」一點也不保留，完全說出。

父母並未責備我，我家的老管家，名叫王海，因他比我父親年齡大，故而父親不准叫他名字，所以我稱爲王大爺。父母喊他老王，他見我買了一個鑽戒，他也不必取得主人同意，他即向那李掌櫃的，要了八十塊錢的「底子錢」（回扣），在那個時期有這種風氣，並不爲過。

早年北平有一不成文的規定，譬如主人買了貴重物品，或高級古董之類的，佣人是可以向出售店要此「底子錢」，也有出售店自動給的，那是爲了拉下次生意，大部份你不要他也不給。

老王對這些是有經驗，而且他以此錢買了一斤，極好的茶葉請我喝，那個時候一般人喝茶，也不過三塊二毛錢一斤，算是好的啦，而他却買的十六塊錢一斤的茶葉來請我喝，母親責備他太浪費，他却笑咪咪的回答說：「這等於是檢來的錢，還捨不得享受，那豈不是太冤枉了。這就是那句話，來的容易，去的馬虎。」

我有了這鑽戒心滿意足了，有說不出來的高興，無比的興奮，不斷在燈光下，或日光照耀中閃動光澤，這完全是年少，幼稚心理作祟之故吧？

不過這由鴉片烟而來的鑽戒，當時確實有許多人羨慕，成爲美談，而我僅僅戴了二年，就送給我母親了。

冰上練功清晨喊噪

經驗豐富的管家王得海，在早年他是唱梆子老生的能戲很多，後來因體力不足，改爲「箱官」（管理戲箱），最後是來到我家至終老。起先給作者扮戲起行頭。

凡是每日唱戲應用之戲衣，均由他從戲箱內拿出來包好，這點工作謂之「起行頭」，由另外一個人背負至後台。放好順序而擺，及整理以備應用，這項人員稱爲「跟包的」，也稱伙計，這是私人用的服務者，筆者當年唱時有兩個伙計，那是因私房東西多，一個人拿不了，必須兩個伙計，其實在清末、民初時角兒們根本沒有私房行頭，僅有一雙靴子，一頭水紗，綢子，一條彩褲，因爲每人均用戲班設備的謂之「官中」的，一般後台均設備齊全，那些管理衣箱的，如果你不知道他是張三，還是李四，盡可稱爲「箱官師傅」，這是尊稱。箱官要比伙計職責高。

這位王得海爲人忠厚，我父親將他提爲管家，及監督伙計等人等，衣箱方面由一姓孔的，及一個助手，是廚子的兒子。老王不單是總管，而且每日清晨，他還監督我練功，嚴冬氣候寒冷，而師父在冰上練靴子功，每日晚飯後，教廚子

將院中磚地上潑上許多水，次日早晨已然成爲冰地，作者每日天沒亮即起，父親帶我去喊噪子，這喊噪並非只喊啊、噢。而是將所有的戲中大段白口（唸白），大聲唸上一、兩個小時，當東方已亮，紅日將出即行回家。順便在豆漿店吃早點，而後在院中冰上，穿着厚底靴子，紮上靠，練各動刀、槍把子，因冰上太滑，這樣可以練出腳上的功夫，腳是不冷，而手却凍的無法忍受，時常將兩隻小手伸入王大爺的袖中取暖。他對我如同自己的女兒一樣，用他自己的錢給我買東西吃。有一次憑他豐富的經驗，免去了我家一場災禍。

煤氣中毒險出人命

我家的廚子，每天夜晚臨睡前，必然將爐灶加煤封火，以應次日之用，當年北平每戶人家均燒煤球，或焦煤，以及發亮的煤，叫做火礮，那要看用在什麼地方了，大多數是燃燒煤球，這封火，是將煤加足，普通一個十口之家，所用的爐子，一次可加入三、四十煤球，而後再以煤屑加水調和，以此將爐封閉，同時在封閉處之中央，扎一小洞使爐上下通氣，否則會滅，這一爐煤，可以燃到次日中飯後下午兩點，再加煤，用到底夜十二時再封爐。這樣就不必每日早起生火，而且次日也有熱水洗臉。足夠全家人用。因爲這種爐子附設一個水罐，在火的旁邊這水自然會熱。非常方便。

近日不斷下雪，煤球不乾，煤心結冰，加入爐內煤氣味特重，這間廚房內設有大炕，炕上睡着四個人，一是廚子本人，二是管衣箱的伙計名

叫二孔，另外是一童工，十七、八歲，他是廚師的兒子，以及老管家，一老一小睡在中間，左右兩邊是廚子及二孔。這老管家睡至半夜，因內急如廁時，覺得全身發軟，因他年歲大了經驗豐富，知道是中了煤氣之毒，急忙回至廚房，欲將那三個人叫起來，誰知他三人已中毒過深，失去知覺，而且睡在兩邊的已然尿在炕上，如再不拖出室外，恐無法救活，他一人如何拖的動，只有輕輕敲女傭張媽的窗子，叫她同來幫忙救人，那張媽見那三人均未穿內衣褲，起先她不肯協助，他二人正在僵持不下，父母被吵醒啦，命以救人為先，除了女孩子之外，全體出動救人，大家七手八腳的，將那三個人拖到院中雪地上凍，又以酸菜湯灌入口中，約有十幾分鐘的時間，那三人恢復了知覺，吐出了心聲。二孔叫着要喝酸梅湯，不要喝酸菜湯。那廚子則哭着說：「俺那孩兒他娘（叫他自己的老婆）哎，我好想你呀，我要回去啦。」這時大家才安心，知道這幾個人已然脫險，連忙替他們穿上內衣褲，披上棉襖，扶他們到另外一間房中休息。

如果不是這位老管家，經驗豐富，將他等拖出室外冷凍，定然無法救活。據說凡是中了煤氣後尿一出來，很少能救活，在北方因天氣寒冷，在嚴冬時大部份人總是喜歡在爐邊談話，決不敢大意，那能將門窗緊閉，一定留出氣窗口，以免中毒，據有經驗者談，大多數中了煤，或炭毒其尿管失去控制能力，均有排尿現象。

這次真是幸運，否則這麻煩可就大啦。自此而後家中所有的人員，對這老管家王得海，更為

敬重了。

和白牡丹同台合演

民國十九年春末夏初，曾應張家口之聘。因地方不大，生意並不理想，有一天我唱「打嚴嵩」時，觀眾報以熱烈的掌聲，我曾聽見後台有一人說：「叫好的不少，而不叫座。」這一聲音我聽的出來，那是一位坤伶武生說的話。當時我心中，十分難受，事實如此徒呼奈何。不待期滿即向父親請求，向戲院解約回平。

在那個時期，北平早就沒有長班可搭，僅在吉祥、華樂、開明等戲院作不定期的演出，每星期演兩天。後來就有山東濟南方面，前來聘請與南方的白牡丹女士同台合作。白女士是個大近視眼。本人也是近視，但沒有她的深，有人笑我二人為「大小近視」。在舞台上演戲，必須有互助的精神，在平時作人，處事也是如此，有一次我二人演全部「潯陽樓」筆者飾宋江、白飾閻惜姣，當演到「坐樓，殺惜」一場時，她應當拿剪刀刺殺宋江時，她看不見剪刀，用手去摸，摸了半天也摸不到，我就伸手把剪刀遞給她。這時台下的觀眾，有人這樣說，「怎麼，宋江自送剪刀，讓人家刺呀。」這不過表明了她的近視深度情形。白女士比我大十幾歲，我們玩不到一齊，除了對戲而外。其餘的時間不聚在一處了。該時她有一位初學拉二胡的，年約十四、五歲，是個小胖子。身材不高，不多講話，非常斯文儒雅。此人後來在台灣，我們再度相遇，彼此均任職公職，我任職鐵路局主計處存任課員，他任中央銀行一

等專員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琴師名票郭曉農，郭先生並非善於言詞，僅有誠實的微笑，作者也不善巧言，故而喜歡和他聚在一處玩撲克牌各種遊戲。記憶最深的，是有一次我們這個團體被泰安山的駐軍邀請演三天敬神戲，因是營區，沒有旅館，把我們安置在老百姓家中。吃飯是由師部送來的菜飯，如自己認為不合胃口，反正有饅頭，打開一罐鳳尾魚，或者蘆筍之類佐餐。唱戲是對着泰安山表演。晚上唱戲，白天沒事，也無處可玩，只有同曉農老弟，找了一張破桌子玩撲克牌，玩十點半，或抽王八等遊戲，有時候玩的厭煩了，恰巧有一担着食物的小販，進入這破大院中叫賣，我倆均欣賞這些食物。任意選購，或以賭博性的抽籤為輸贏。這種東西，在大陸上各省、縣、市均有，那是以竹筒一個，內裝竹籤三十二根每一端上刻天九牌一個，以推牌九的方式作輸贏，抽中了大家吃，不中自己付錢，所輸也有限，其樂無窮。

在那個時期，全國提倡戒烟，山東當局也不例外，施行勸導人民勿吸鴉片烟，免受其害，演戲頗有宣傳力量，為了配合政令，故而編了一齣「吸鴉片烟之害」，以時裝演出，作者演其中的一個小男孩，大約十來歲，白牡丹女士飾演我的媽媽。其他因年代太久了已無法記起，全劇均穿便裝，有時唱上一段，道白說國語，劇情大略是一家之主，因吸鴉片而蕩產，幼子誤以烟藥為糖果，食後中毒而亡，大致勸人莫吸毒，吸毒有害身心，危害國家。該劇演出頗得好評，且收良好效果。